

2016年是汤显祖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逝世四百周年。世界史上有一个轴心时代,即孔子、释迦摩尼、苏格拉底、耶稣生活的时代。那么,汤、莎、塞生活的十七世纪,或许也可算作是一个文学的“轴心时代”吧。

但是,长期以来,汤显祖其名不显,一般只能在古代文学史、曲谱、戏场偶闻,与莎翁、塞翁在本国及世界文学里的位置及影响不可同日而语。究其因,大约是大家都把汤显祖当做是一位“戏剧家”,而戏曲小说,直至近代以来,才在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。

他的文章曾为当时八股文范文

翻读新出版的《汤显祖集全编》,读到汤显祖因上疏,被贬到广东徐闻作典史,从家乡江西临川一路而来。在汤显祖的名作《牡丹亭》里,柳梦梅从广州城跋涉至江西南安,花了三年的工夫,千辛万苦。汤显祖则只用了数月时间,中途还至罗浮山一游,作诗甚多。其中有一首云:

夜酒朱明馆,参星倚户开。
梅花须放蚤,欲梦美人来。

汤显祖应是知晓“罗浮美人”之典故:一名书生,游罗浮时遇见一位美人,饮酒交谈,不觉大醉,醒来只空余一株梅树。怅惘之情可见。在《牡丹亭》里,书生梦见一位美人(即杜丽娘)立在梅树下,于是易名为柳梦梅,从此历经梦中情、人鬼情、人间情,成就三生因缘。或许《牡丹亭》里的意象、氛围也能从此次罗浮山之游找出若干源头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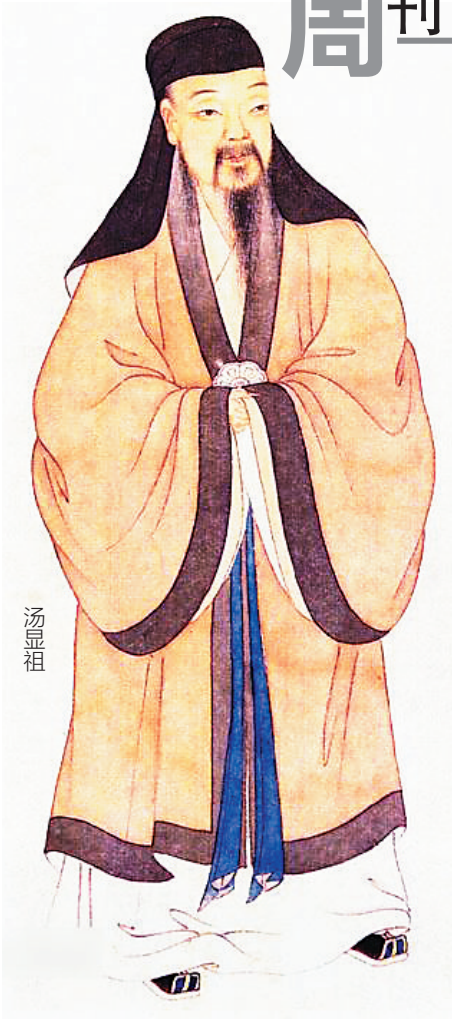
汤显祖之所以被贬官徐闻,而有南粤之行,实是因为向明神宗上疏弹劾首辅申时行等大臣营私舞弊。汤显祖此时虽只是南京的一个冷职闲官,但上疏之后便是天下惊,在《明史》的汤显祖小传里也录有这篇疏文。

世人往往将汤显祖视作一位“戏剧家”,写有“临川四梦”四部传奇,而以《牡丹亭》流传最广。其实不然,汤显祖首先是一位典型的明代中后期的文人,一位素有天下之志但无所用,最后寄情于戏曲传奇之“小道”的士大夫。

汤显祖的仕途生涯挫折重重,虽则少年成名,诗文播于世间,他写的文章还成为当时为科举考试而刊行的八股文范文,但他本人的科举之路颇为不顺。多次应试,及至中状元后,先是在南京当了多年的闲官,又一贬再贬,到徐闻当典史,到遂昌作县令,最后挂冠,不告而去,被朝廷免职……人生看起来就是在抛物线式的下滑,从起点回到终点,在家乡筑园自娱(据说所居玉茗堂很简陋)。

汤显祖这一命运,大半和他本人的性格有关,汤显祖传里称其“小锐”,这既是对他外貌的描绘,也可作为他性格的素描。换言之,汤显祖志向高远,性格较为激烈,因此当他进京赶考,和朋友们诗酒往还时,首辅张居正为使其子中举,邀请名士入府接纳,以为其子获取名声。汤显祖拒绝了,因此便有了一次次的落选。

在一次次赴京赶考路途上,不知汤显祖是否有《邯鄲梦》里卢生行于邯鄲道的梦幻之感?



汤显祖

他的小说成为明代潮流

在南粤之行途经肇庆时,汤显祖曾遇到两位天主教徒,见到“画屏天主绛纱笼”,教徒则“自言天竺原无佛”。后来汤显祖又绕道去过澳门。因此在《香奁逢贾胡》一诗里,就有“明珠海上传星气,白玉河边看月光”之句。香奁即香山罍,明时泛指澳门一带。这一段经历,也就留下了汤显祖是否曾见过利玛窦的公案。其时,利玛窦居于澳门,在广东传教已有二十余年,汤显祖所遇就算不是利玛窦,也应是利玛窦的弟子。算起来,汤显祖算是中国最早接触天主教的一批文人了。

他曾游历海南,写有《黎女歌》诸诗

近些年,浙江遂昌与江西临川都在争夺《牡丹亭》的诞生地,有人说汤显祖在遂昌任上开始写《牡丹亭》,回临川后完成。亦有人说《牡丹亭》是在汤显祖回临川后才开始写作并完成。这种争执有一点点“七城争荷马”的样子。但不管《牡丹亭》何时出现,汤显祖的南粤之行,以及遂昌的经历必定在他其后创作的传奇里留下声影。

《邯鄲记》即是言“道”,说的是中国人都熟知的“黄粱一梦”,卢生在邯鄲道上,一梦之间,度过了中国读书人所梦想的和可能的一生,做官、钻营、权势、遭谗、贬官,……其时发出欲求如当日在邯鄲道中而不能之哀叹。梦醒后方知只是一瞬。如果说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还是热热闹闹的人间《小团圆》,而《邯鄲记》则是通过神仙故事,让人在瞬间体悟世间的虚幻,而力求超越。

而《邯鄲记》里,当卢生遭谗,幸免于法场之后,被贬之地就是海南。汤显祖任徐闻典史之时,对海南描绘甚多。如在徐闻登高望海南:

珠崖如国气朝昏,杳磊歌残一断魂。
但载绿珠吹笛去,买愁村是莫愁村。

一曲明珠老会稽,客行长忆夜乌啼。
琼潮不解人朝夕,半月东流半月西。

罗浮枝头美人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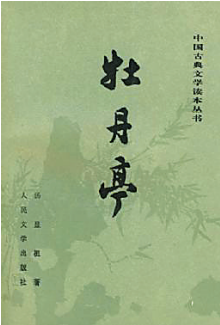
汤显祖的南粤之途与『临川四梦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罗孚

学,开设书院,宣扬王学,而反对彼时正统的程朱理学。而与达观的交往,更是对汤显祖有着直接的影响。达观即明末四大高僧之一——紫柏尊者,他曾见汤显祖题壁诗,认为有佛缘,后来相见,便一直想度化汤显祖,并给汤显祖起法名寸虚。因之,汤显祖之思想,渐由儒道转为禅宗。

汤显祖的“临川四梦”,虽都是取自传奇小说,但恰好对应了汤显祖以及明代文人的三个世界。《紫钗记》、《牡丹亭》是儒之世界,《紫钗记》说的是霍小玉和李益的悲欢离合,因为黄衫客的侠义行为,最终团圆;而《牡丹亭》则是柳梦梅和杜丽娘的天上地下的三生情,历经地府人间,终得团聚。正如汤显祖在《牡丹亭》的题记里所说“情感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”他以“情”与“理”相对,而自称是“情教”。这又和同时代的徐渭、李贽等诸狂狷之士精神相通。

此处又要说到《艳异编》,此书有多个版本,其中有一版署作王世贞编、汤显祖摘评。王世贞何许人也?乃是彼时之文坛领袖,而汤显祖则是以《牡丹亭》风行天下,尽管此书之编者、评者至今仍有争议,但是对“艳”和“异”的兴趣,却正好是明代士人及社会的好尚。《牡丹亭》不正是如此么?杜丽娘之“艳”,梦中情、死而复活之“异”,恰好是这部传奇里最突出的部分。难怪尽管很可能这部《艳异编》的评者并非汤显祖,但书商们、后世的文人们都相信汤显祖是这一类选本的标志。而且,《艳异编》之后,又有《广艳异编》、《续艳异编》……成为明代小说的一个潮流。



在《牡丹亭》里,柳梦梅从广州出发,在路途中遇困,于是到香山罍里的多宝寺向前来祭宝的钦差求助,大约正是取自汤显祖的澳门之游历。汤显祖描绘赛宝会的耀目,想必外国商人及其贸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中国思想里的儒道佛,自东汉以来,经过碰撞、冲击和互相渗透,到明代,已成“三教合一”之局面,从而成为彼时文人的基本知识世界。汤显祖亦是如此。江西本来道教盛行,他的祖父信奉道教。汤显祖自己也受到泰州学派的影响,曾跟从罗汝芳学习,罗汝芳在各地讲

此正是“烟波江上使人愁”之类的感慨。他还一度到海南游历,到过五指山。在《万州藤障子歌》《黎女歌》《槟榔园》诸诗里,汤显祖则如风土志般细描了海南的风俗与节庆之景。

《邯鄲记》里,当卢生出生入死,一路遭遇老虎、强盗、渔夫之后,来到“鬼门关”时,遇到了樵夫,应是汤显祖当时所见的海南,譬如“崖州蛮户,生来骨髓都黑”,又如以石头的“碉房”和树上的排栏为室等。而卢生召还时,受崖州司户的欺压和“黑鬼”的照顾,或许又可比作汤显祖在徐闻创贵生书院的典史生涯。

汤显祖离开徐闻,回家乡小住后,又前往遂昌赴任。在遂昌数年,汤显祖颇



《牡丹亭之惊梦》

有政绩,譬如除虎、兴学,《牡丹亭》里有《劝农》一折,说的是太守下乡,农家的陶然之乐,此戏在宫廷里也常常上演。这里当然少不了汤显祖作为县令去劝农的经验。而且,最有趣的是,在遂昌流传有汤显祖看蚂蚁打架的传说。

《南柯记》写的是佛之世界,以蚂蚁之国为寓言。淳于梦在大槐树下做了一梦,化身为蚁,在蚁国里度过了一个人的生死哀荣之一生。汤显祖写这个南柯的蚂蚁之国的灵感,除了来自佛经,是否也因在遂昌的日常生活的引子?《邯鄲记》和《南柯记》写的都是梦,但《邯鄲记》是以人来写人的一生,而《南柯记》是借蚁来写人的一生。与邯鄲梦想比,南柯之传奇已超越人之世界,而进入更高的境界。

因为不忍矿监的催逼盘剥,或许亦是对宦途和人世的幻灭和悟解,汤显祖终于抛弃了仕途,私自回到家乡临川,开始度过他隐居、写诗文传奇、“自掐檀痕教小伶”的晚年。《牡丹亭》里“标目”的“蝶恋花”一曲恰也是他的心曲:

忙处抛人闲处住,百计思量,没个为欢处,白日消磨肠断句,世间只有情难诉,玉茗堂前朝复暮,红烛迎人,俊得江山助,但是相思莫相负,牡丹亭上三生路。[图]